

粽子

一酸

小时候猜过一则谜语:衣服长山上,身体长田里,穿上衣服进塘里,脱了衣服进洞里。

说起粽子,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屈原和端午节。爱国诗人的骨气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一。粽子因而被国人所接受,不仅是因其味美,更多是对屈原的敬仰,便有了端午吃粽子的习俗。在淳安,很多地方端午并不吃粽子。

淳安在屈原时代,属越。屈原为楚人。楚后来灭了越。从情感上不愿接受楚的文化。这个解释是淳安王兢老师所说,可能没依据,但解释得通。就汉文化本身而言,是一个包容的文化,就像这粽子,在箬叶以及温度的共同作用下,本来散乱的糯米紧紧抱在了一起,带上箬叶香气,成就了这人间美味。

糯米浸泡后,加入适量的

盐,也可拌入适量酱油。也有在糯米里拌入赤豆、番薯粒的。为了粽子更加美味,淳安人常用板栗、蜜枣、豆腐和腊肉作为馅料。

粽有四角。在学裹之初,经常把它裹成三角。为什么是四角?在古代祭祀常用的“牲”,为牛头和羊头,它们都有“两只角”。后来演化为用四角的粽子替代了牛头和羊头。而在屈原跳江后,粽子的祭祀意义便被纪念屈原所替代。

在还没高压锅的年代,把土灶烧得旺旺的,穿了衣服的粽子就入“塘”了。锅盖严实,缝隙要用布盖好,以防蒸气走漏,确保粽子能够熟透。煮的时候,不许小孩靠近,常常被警告,围灶台,粽角就煮不熟。锅内散发出来的粽香,却不时地诱惑我们,流连灶台边,又不敢靠近,怕出现生米粽。可每次起锅,都会出几只生米粽。

现在用高压锅煮,省时,

不会出现生米粽。那些儿时的警告,如今想起,淡淡一笑,不必与时代较真。不管时间过去多久,那些美好的往事,也被回忆裹成了一只粽子,在时间的烧煮之下,变成了人生美味。

裹粽的糯米,只在第二季水稻才种上一点。糯米稻与普通水稻不同,尤其在成熟期,可清晰分辨,糯米稻穗是直的,普通水稻穗是弯的。

箬叶像是放大几十倍的竹叶。淳安有一传说。

明宪宗年间,浙赣两地官员不和,常因小事吵闹。有回,两地官员又为家乡的毛竹大小而吵。江西官员便运来一根竹,皇帝见了,赞许毛竹粗大。商辂见了,便说,万岁!这毛竹与我老家比,简直是小儿科。江西官员不服气,你也运株来比划比划。商辂说,我马上派人去办便是。几天后,皇帝问商辂,你毛竹运来没有?商辂从袍袖里摸出几张箬叶递给皇帝,说,万

岁!我老家毛竹实在太粗太长,加上山路崎岖,运根到京城,实在不易,为赶时间,只好先带几张竹叶来。万岁,你看便知。皇帝马上命人取来竹叶,与这箬叶一比,便有了答案,判浙江毛竹粗大。

喜欢粽子的美味,却不喜欢粽子的形式。箬叶虽然赋予了糯米清香,却是一种强迫式的给予,完全忽略了糯米个体的自由。但对于一个粽子而言,箬叶和棕桐叶是清规戒律,没有它们,粽子是一盆散沙。于是在民间,又多了一道美味,叫糯香仔排,箬叶还是有的,从包裹变成了铺垫,同样利用了箬叶的清香。当作馅料的腊肉,换成了仔排,而且成为了主料,糯米从主料变成了辅料,烹饪的方式从煮变成了蒸。形式与内容之间,每个人都在取舍,有的人找到了合适的度,捏拿有了分寸,便走向了成功。有的人却偏执于一面,于是迷失了本性。

苎麻与搓线

余书旗

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,“搓线”这一门传统的手工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紧接着,原来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的“苎麻园”也随之消失。原因很简单,因为农村做布鞋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
上世纪70年代以前,农村人穿的大多都是自制的布鞋。做鞋,得先纳鞋底,纳鞋底得有线,线得自己搓,用苎麻搓,苎麻得自己种。所以,早年的农村,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“苎麻园”,我家也有。

苎麻纤维的作用很多,小时候床上挂的蚊帐就是用苎麻纤维编织的夏布所制。家乡人自古就有种植苎麻的习惯,但不是用于编织布料,而主要是用来搓线,搓缝补衣服和纳鞋底做布鞋的线。

苎麻一年可以收割三茬,头茬在芒种之前,二茬在立秋之前,三茬的收割期不能超过霜降。小满一过,苎麻的茎秆由绿色渐渐地变成了褐色,这是成熟的标志,到了芒种前后就可以收割了。

收割的季节到了,挑了一个好天气,父亲起了个大早来到“苎麻园”里,把苎麻叶子全摘下来,这是上好的猪饲料。趁这时间露水未干皮好剥,把苎麻茎秆外面的纤维部分剥落,扎成几个小捆。回到家,放入早已准备好的大木盆里,用石块压着,盛满水。到了中午时分,便开始给纤维刮皮了。

刮皮有专用的工具“苎麻刀”。刮皮之前,把浸泡在水里的苎麻捞起来,再把水抖落干了,稍晾一下,便好开刮了。刮的时候,先在大腿上垫上一块旧布片,然后取一片苎麻纤维放在布片之上,表面朝上,一刀一刀慢慢地把纤维的表皮刮干净,便露出了白色的纤维,尔后晾晒干了,贮藏待用。

农闲的时候,母亲便会抽几天时间把这线给搓好了,以备下半年做鞋用。线分两类,纳鞋底的线粗,叫“大布线”,缝补衣服的线细,叫“小布线”。大布线有大布线的搓法,小布线有小布线的搓法。搓线之前,把干燥的苎麻给浸透了,掰成细丝,大腿上放一片专用的瓦片就可开始搓线了。因为家乡的方言把瓦片叫做“青”,所以这种专用的搓线瓦片叫做“搓线青”。“搓线青”和其它瓦片一样,也是用粘土烧制,但比普通瓦片厚实、略长,弧度也小点,上面还刻有条纹,以防搓线时打滑。搓线时,只要把“搓线瓦”像马鞍一样扣在大腿上就可以开始了。

搓“大布线”的工艺相对简单些,只要把掰好的苎麻纤维搓成一度来长的线便可。搓“小布线”的工艺相对要复杂一点,事先得把苎麻纤维一根连一根地捻接起来,然后像卷毛线一样地卷成一个比拳头还大的线团,这个过程称之为“织茧”,到搓线的时候,按需要的长度剪断即可。“小布线”长短没个定数,比“大布线”略短,一般不足一度。

线搓好以后,串成半斤左右为一束,挑一好天气,放入锅内,加水,加豆壳灰(黄豆秸秆烧的灰),为增白,还需加一撮石灰,石灰不能多,多了烂线。水烧开后中火煮2~3个小时左右,趁热拿到溪滩头上去捣捶,要是等冷了再捶,就漂不白了。就这样,边捶边漂,边漂边捶,越捶越白,直到把线捶到雪白为止。然后赶着太阳晾晒,干透以后放入箱子里好生保管,别让它发霉了,这可是供一家老小缝缝补补、鞋头袜脚用的宝贝哟。

鸬鹚天·端午

农夫瑶源客

何处兰汤沐故人,今朝端午卸风尘。菖蒲艾草黄鹂共,乐鼓龙舟翠柳分。

曾游子,暗伤神。鱼翔浪底恐含辛。良辰美酒徒滋味,一曲离骚竞渡津。

致力扶贫

蒋樟炎

江山稳固费经纶,理国难题数治贫。德政宏开谋富路,鸿猷首展绝穷因。扶危济困庶民乐,摘帽攻坚日月新。自古谁能功不朽,小康美梦已成真。

观桥

千岛

千岛湖大桥的大,让人缩小让人迟迟不归
水下,埋着古城。不止一座两座,三座,四座……

穿街走巷的人,从未逃过荒却要逃水,逆流到婺源,到休宁逃成异乡人
——那些没走的人
骨头里也涨满了水,需大桥引渡

如今,面对水深只能对水当歌
唱出一些倒影,一些浪把深的东西都唱出来
把水下的砖、牌坊、淤泥那些来不及带走的都唱出来让它们也逃出水,住到歌里送它们到开化,到德清的异乡客居
遇见主人,和主人一起唱

如今,千岛湖大桥下的浪是主动的,也喜欢唱
它喜欢贴着岸的耳朵唱

岸,斜着肩,听它的歌词里有沙
有坚硬的,细微的不满有鱼群,似湖底的口信

我们的副刊是心灵自由自语、交流交融的空间,我们期待并承接所有美丽而真挚的文字……



钱德星 摄

一枚顶针的记忆

王丰

“很多歌消失了。”——这是一代文学大家汪曾祺小说《徙》开篇所写的一句话。汪老先生这句话写的是家乡学校一首校歌的消失。校歌消失了,记忆还在;校歌消失了,汪曾祺还在(活在人们心里)。

人的个体生命有长有短,记忆的碎片,因了岁月长河的湮没,大都变得锈迹斑斑、模糊不清和支离破碎。但有些东西和事物,由于与生活的密切关联,显得意义深远,影响重大。虽经时间长河的浸泡,不仅没有长出丝毫铜绿,反而越发晶莹透亮,熠熠发光。顶针,这一日常生活用品,这一很不起眼但与人们生活紧密关联的用品,在我的记忆中却万分清晰,并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

艰难困苦的岁月,掂据匮乏的生活,母亲的一双手留下了许多受伤和磨损的印痕:拔六月豆,坚硬的豆秆戳留下的一处处伤疤;割稻谷,锋利的“沙儿”(有齿的割刀)割了指头印记在手指的疤痕。还有,

母亲一生里千千万万个辛勤劳作的眠之夜——缝补衣裤,做一双双布鞋,那枚顶针是最好的见证。母亲右手食指和中指第二指节有隆起的肉包,肉包僵硬,硬如核桃。

顶针,是一个金属箍。顶针,有铝质的,也有铜质的,宽两厘米左右,厚一毫米左右,外侧布满密密麻麻而又排列有序的内凹点。

动手做针线活,把它戴在右手食指或中指的第二节中间,穿了线的缝衣针屁股顶住一个凹点,手指往上用力一顶,针线戳进衣布鞋底,减轻了手指的一些劳动强度,也提高了缝制速度。纳鞋底,鞋底太硬,顶针用劲一顶,“嘣”,缝衣针断了,断了的缝衣针会扎进手指头里去。无论是做衣服,还是缝被褥,特别是做布鞋,顶针是不可或缺的。

顶针,是缝缝补补的重要用具。可是,从古至今没有一文人为它写过诗文的,写缝衣针的倒有一首:“麦穗输尖,兰芽让瘦,怪底锋铤纤小。九孔玲珑,寸光明灭,赚得秋波斜睐。”

还有写线的:“慈母手中

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当然,这首诗里面所写的线包括了缝衣针。

写尺、剪刀的诗也有,惟独不见写顶针的。

记得我小时候,家里困难,全家人补衣服裤子,做鞋,都是母亲用小小的顶针,一顶针一顶针,顶着缝出来的。母亲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老茧铁硬,阳光下发射出银色的光。

针师傅也用顶针。快过年了,家里再怎么困难也要给孩子做件新衣服新裤子,这样,大人的心才安妥。

家乡,每家做新衣服裤要把针师傅请到家里来。这一段时间里,村子里的针师傅很吃香,手艺好的更吃香。东家还在钉纽扣,西家已来抬缝纫机了。年逼近了,实在请不来手艺好的,二流三流的,将就着请来,紧赶慢赶地做起来。

布料,是平时从供销社一块一块剪来的,存着。针师傅进门,拿出来,一块一块划着,指定着这做衣服,那缝裤子;这块老大做,那块老二缝。针师傅点点头脑,一一记着。

进家门的针师傅,挑着一副担子,一头是缝纫机,一头是木箱子,箱子内装竹尺、皮尺、顶针、镊子、划线粉块、大小缝衣针、裁剪刀,外加一把烙铁。带着徒弟的针师傅,一副担子不用自己挑,他腋窝下夹一布袋子,悠悠地渡着八字步。

村子里有一位年迈的针师傅,弯背驼腰,骨瘦如柴,他用不来缝纫机,只会手工缝制。早饭一下肚,手指头套上顶针,一件衣服,一针一针慢慢缝起来,两天才做成,虽然是“慢工出细活”,但人家还是难得请他——因为他出货少。

有一年,我们家实在请不到针师傅,年的味道越来越浓,母亲咬咬牙去请老针师傅进门。

老针师傅一进门,就摊开剪刀,套起顶针动起工来。

早饭,母亲捧来一碗鸡子,老针师傅接过去,眼睛里却流出眼泪来。

老针师傅无儿也无女,靠手艺吃饭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,老针师傅手指上的那枚顶针是铜的,色黄如金,闪闪发光。